

●教育思想与理论

社会问题、教育问题、抑或种族问题?

——法国 2005 年城市骚乱简析

邢克超

(首都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北京 100089)

[摘要]2005年10月始于巴黎后蔓延数省的法国城市暴力事件有着深刻的历史原因和社会背景,大部分参与者是身处弱势的移民子女。移民,在法国有时被纳入广义的“外国人”之列,后者约占法国总人口的十分之一,绝对不容忽视。法国教育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中没有充分体现应有的平等、非功利和多元的性质,以及公民道德教育效果欠佳,这些都是身处弱势的青年,特别是移民青年反社会心理和行为形成的重要原因。

[关键词]法国城市骚乱;移民;教育

中图分类号:G556.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667(2006)06-0001-05

从巴黎郊区开始的以烧毁汽车为主要形式的破坏行动,在法国被称为“城市骚乱”,在2005年10月底形成高潮并蔓延到全国一些地区后逐渐平息。但是它在国内外所引发的广泛思考,涉及政界、学界和广大民众,涵盖了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外交等许多领域。在此后中法两国专家进行的系列专题研讨中,一些法国学者认为,移民与法国人不融洽的问题由来已久,此次只是规模不同而已,与对他们的文化同化政策无关,甚至法国不存在有意识的同化政策。那么,到底应该怎么认识这次骚乱?它是种族问题还是社会问题?是否还与其它什么因素有关?骚乱是否意味着法国移民模式的失败?继英国2005年7月事件和此次法国骚乱之后还有没有通向成功的模式?本文试图从两个方面加以简单分析。

一、不容忽视的移民群体

欧洲特殊的地理和文化环境,尤其是语言和

宗教的接近,为各国间的人员流动提供了方便。在法国,由于军事和经济的原因,先后于19世纪中叶和20世纪上半叶形成了两次移民高潮。但是,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这些移民主要来自欧洲国家,特别是比利时、意大利、葡萄牙、西班牙以及东欧的“打工者”。虽然法国人与他们界限比较明确,但毕竟共同点不少,而且移民数量也有限,所以当时巴黎等大城市的区域分布更多是以阶级、阶层和职业为标志,比如工人区、富人区、学校区等等。像现在以及美国那样,按种族分地区居住的情况还没有形成。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到20世纪70年代,移民的绝对数量和占法国人口的比例一直在不断上升。一方面从客观上讲,前法国殖民地纷纷独立,语言、文化以至于亲属渊源导致阿尔及利亚、摩洛哥、突尼斯等马格里布国家和黑非洲国家的移民大量涌入,虽然从70年代中期开始法国执行了限制政策,但夫妻、亲属等联系还是使移民不断增

加。另一方面,此后法国的国籍政策仍然有助于移民队伍的扩大。法国的法律不承认双重国籍,规定父母至少有一方为法国人者其子女即为法国人,父母至少有一方在法国出生者其子女即为法国人。虽然这些人在满18岁前6个月可以声明放弃这一国籍,也确实有人放弃(比如大约五分之一的阿尔及利亚青年),但这仍然为移民大军不断补充着接班人。另外,在法国出生并长期居住的外国儿童,父母一方获得法国国籍的儿童、与法国人结婚的外国人、在法国出生的无国籍者的子女和无法获得外国国籍的儿童,都可以获得法国国籍。以上这些人每年以5-10万计。

习惯上法国对在法外国人的统计主要分为两大类,即已经加入法国籍者和持有外国国籍者。19世纪中叶,第一种人不足全国人口的万分之五,20世纪初增加到千分之六,20世纪末超过3%。^[1]与此同时,还有大约比他们人数多两倍的没有加入法国籍的外籍人。这样,如果再加上将近百万的非法移民,现在置于广义“外国人”名下者超过法国总人口十分之一。总的来说,几次移民潮和法国的国籍政策使四分之一的法国人有一位先人来自外国。

另外,对以上数据还需要作一些说明。首先,这些“外国人”的来源国虽然很多,但分布不平均,来自马格里布国家和黑非洲国家的约占半数。其次,他们在法国各地区的分布也不平均,以巴黎、里昂和马赛三大城市所在的大区最为集中,致使那里外国人的比例分别为11.9%、6.5%和6.3%。第三,由于所有马格里布国家和相当一部分黑非洲国家信仰伊斯兰教,所以移民的增加使法国不同宗教信仰数量的比例发生了很大变化,信奉伊斯兰教的人数超过300万。第四,移民家庭中,只有大约70%的家长习惯与孩子讲法语。第五,如果说外国人在就业人口中占的比例与他们占总人口的比例相去不远,那么必须看到他们当中近半数的人在建筑业和服务业任职,而且所有人都承认他们的失业率明显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其中又以非洲移民的比例最高。

应当指出的是,移民的增加和法国社会与经济的“消化不良”,使大城市周围出现了越来越多、越来越大的移民区。通过他们破旧的居所或成片的廉租房,通过他们的装束、饮食、习惯甚至使用

的语言,有时候真不知道是在阿尔及尔还是巴马科。在巴黎市的一些区和邻近省份,即大巴黎地区,移民比例远远高于全国平均数,而移民的高出生率又使学生中的移民子女比例超过当地的移民比例,达到20-30%,在有些学校甚至成为多数。

通过以上情况可以看出,无论从绝对数量、总人口比例、宗教信仰、文化传统、社会处境哪个层面来看,移民都是法国一个绝对不容忽视的重要群体,尤其需要注意的是非洲移民,特别是他们更为集中地居住在大城市及其郊区,充分理解和照顾他们的习俗与利益是一个重大的问题。

二、明显缺失的教育

(一)教育的民主性

教育民主化作为20世纪上半叶的重要思想和下半叶的奋斗目标,法国人对此并不陌生。初等教育和中等教育先后由双轨制过渡到单轨制,战后50年间高等教育入学人数成10倍增长。但是,人们很容易被现象所迷惑,看不到表面平等掩盖着真实的不平等。

40多年前,法国著名社会学家布尔迪约和帕斯隆振聋发聩的名著《继承人》和《再生产》,堪称社会学研究的典范。他们首先系统调查了法国大学生总数及入学率的变化、女生的增加、巴黎-外省及不同专业的趋势、不同社会出身的就学率及其在不同专业中的分布;进而,他们又进一步列举了不同出身大学生的年龄、经济来源、居住状况、高中时所在的分科、感兴趣的研究课题、对结社和政治宗教信仰的态度;他们甚至把调查深入到学生运用语言的能力、在教室里听课的位置、相互之间的联系、文学艺术爱好与常识,还有行为方式和待人接物的态度等细微之处,探究它们与出身的关系。在这个基础上,他们主张要综合考虑各社会属类的入学率、进不同专业的比例、这些专业在整个教育系统中的地位等因素。最后,他们指出,“人们对教育不平等的某些较为隐蔽的形式察觉得不够,如中下层阶级子女集中于某些专业并且学习进度迟缓。”^[2]“对未被淘汰的出身于下层阶级的大学生来说,……过去社会方面的不利变成了今天教育当中的被动。”^[3]“表面的机会均等实现得越好,学校就越可以使所有的合法外衣服务于特权的合法化。”^[4]他

们的研究为人们更全面地理解平等奠定了基础,那就是后来人们所说的,不仅要均等的入学机会,而且要均等的成功机会。

虽然上述研究针对的是20世纪60年代的大学生,但是应当承认,中小学生在中和此后的情况没有根本性区别,结论具有普遍意义。几年前,著名导演塔维尼耶(B. Tarvernier)的纪实电影《今天这已经开始》充分揭示了法国社会底层生活的艰辛,电视竟然是一户人家中不能关闭的惟一光源,法国社会的差距和贫困状况由此可见一斑。特别要指出的是,电影的拍摄地离此次骚乱的发源地不远,也在巴黎北部。

上述不平等现象在移民学生身上表现得更为明显。比如,到20世纪末,法国中学第一年里84%的移民学生出身于工人家庭,其比例是法国工人子弟的两倍多(38%),而且他们的家长往往是非技术工人,三分之二的家庭有四个或更多的孩子。也就是说移民学生和出身相同的法国学生的命运基本相同,稍处劣势,但他们当中出生在外国者的地位明显低下。比如,56%的法国非技术工人子女能够在标准年龄上初中,该比例在出生于法国和国外的移民非技术工人的子女当中分别为51%和23%。^[5]

总起来说,不仅法国的教育没有能够实现真正的平等,而且由于入学率的提高和办学规模的扩大,教育的不平等更具隐蔽性,从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是欺骗性,不做深入细致的分析很难得出确切结论。

(二)教育的非功利性

非功利,至少部分的非功利,应该是教育的一个重要性质,在几乎所有国家的法律和政策当中,学校都被定为“非营利机构”。但是,如果从教育的实施和人们的心态来看,情况就不一样了,法国也不例外。

首先,义务教育提高全民族素质和进行基本知识 with 技能培养的目的很明确,普及率也很高,但师生、家长、社会等各个方面却从自己的角度赋予其另外的功能,似乎为升入高等教育做准备才是它真正目的。其次,到了高等教育阶段,多轨的体制更是推波助澜:为数不多的精英通过难度极大的层层选拔(商业学校还要昂贵的学费),进入位

万方数据

于宝塔尖的“大学校”,准备步入上层社会;大量的“普通学生”走进大众化的大学,只有经过长时间奋斗获得博士学位才可能找到一个理想的工作;“天分”和条件更差一些的人则进入短期高等教育,将在略高于中学毕业生的位置上就业。再者,除少数人的明确志向以外,不同方向和专业的选择往往在很大程度上也受市场冷热的制约。与此同时,学历在求职方面的作用越来越大。本世纪初,法国25岁以下的失业青年中,无文凭、中学毕业、大学毕业三类人员分别约为20世纪70年代的4倍、3倍和2倍。^[6]在极端功利的背景下,爱好、性格、能力性向等差异不受重视,就业岗位和收入等压倒一切,几乎成为判断个人和集体成功与否的惟一指标。

由于一些非智力因素的关系,在同一层次的教育当中,弱势群体只能被“放逐到”(布尔迪约语)既不热门又不显赫的一般学校,甚至是那里的末流专业。而在法语水平、经济状况、与主流文化的距离等方面处于更不利地位的移民子女的情况更糟,他们的比例随专业和学校地位的提高而递减,在一些职业中学里甚至可以成为多数,而在大学里即使不是踪迹全无,也是凤毛麟角。如果再深入一步,从心理方面研究包括移民子女在内的“有困难青年”对职业和社会的兴趣,人们会更好地理解他们的有关态度。学习的失败和某些青年所处的不利环境,容易使他们感觉到没有能力,难以营造个人计划,并且导致往往以一种否定的和非个人的方式确定自己的职业属类。这些年轻人对自己否定和一维的印象,以对信息的处理与整合“加以过滤”的方式作用于自身,根据在不在教育系统之内和受过何种培训,形成了对自己、职业和希望的表象:学习中的失败次数越多——自卑感越强——设计未来的能力越差——越容易觉得没出路——越是失败。而社会对移民并不友善的态度,特别是他们在社会、文化以及语言方面的障碍,使这一人群的困难最大。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很容易产生反社会的情绪。

(三)教育的多元性

“习惯法”可以使移民甚至外国人清楚地意识到,要想融入一个社会,就必须放弃自己原有的文化特性,至少是适应所在地的文化。一般规律尚且

如此, 光辉灿烂的法兰西文化更是让以此为荣的法国人一直沿着一条文化同化的单行线前进。但是, 从另一个方面讲, 作为现在仍然在国际政治经济领域发挥重要作用的老牌资本主义国家, 多元文化实属必然, 甚至是一种财富, 关键是如何认识和对待它。比如, 面对多元文化, 而且是越来越多元的文化, 教育也必须是多元的。

在法国举行的第七届国际跨文化研究大会上, 维里迪(Erik de Vreede)教授提出了评价多元教育的标准。他认为, 根据主导政策的不同, 这些社会可以分为压迫型、歧视型、同化型和多元型四类。^[7]多元的社会需要多元的教育, 根据对象和目标的不同, 多元教育应该有不同计划: 可以是帮助少数民族学生进入教育体系(专门的接待班或过渡班即属此类), 可以是满足某些少数民族的要求(如母语教学), 可以是解决种族主义、歧视、排外等社会问题, 或者是进行重大改革。如果把以上四类社会模式与四类教育模式排列组合, 就可以形成十六种多元教育。再深入一步, 可以说不同的多元社会政策提供了有时并未言明的先决条件, 作用于教育。这可以从以下十个方面加以鉴别: 教育目标、教学内容、对母语的态度、主流社会文化与特性的保持、少数民族特性的保持、对宽容的认识、社会中不均衡的权力关系、对歧视和种族主义的态度、对社会多元化问题的认识、解决这一社会多元问题的方式。^[8]多元社会里应有的真正多元教育则应该以实现公正与多元为主要目标, 内容涉及权力关系不平衡造成的问题及其相互影响, 每个人的母语都可以被选为学习科目, 不强调主流社会的文化与特性, 鼓励保持少数民族的特性, 宽容被看作通过参与讨论达到妥协的意愿, 承认并克服社会的歧视和种族主义, 主张通过互动解决社会问题, 不排除任何群体。^[9]

如果按照以上标准审视法国社会, 可以看出它的教育在前述十个方面都与压迫型和/或同化型十分接近, 而与多元社会里应有的真正多元教育相去甚远。在法国, 从学前到高中, 从行为习惯到学习内容, 除傲然屹立的伟大法兰西以外, 还会出现欧洲、美洲、以至日本和中国, 却唯独没有深入移民精神和血液的原生文明。试想一下, 教室里近半数甚至超过半数的阿拉伯和黑人孩子会作何

感想。长此以往的结果只有一个, 那就是被边缘化, 觉得自己是“拿着法国国籍的外国人”。近年来此起彼伏的“头巾事件”(因学校禁止阿拉伯女学生带伊斯兰传统头巾上学而引发的抗议活动)就是一例。即便是在历时一年全国大讨论后出台的《为了全体学生的成功》报告, 以及在此基础上于2005年3月通过的《学校未来的导向与纲要法》,^[10]也没有明确提及处于最不利地位的数量可观的移民子弟。

30多年前, 法国著名人类学家列维·斯特劳斯在谈到教育改革的原因时指出, “在这里, 我们的条件与向异国社会儿童实施教育的欧洲教育工作者的条件相似。结果令他们失望……可是, 我们知道完全不是那么一回事。如果这些社会里就学的儿童只是死记硬背, 转身就忘, 进步很小, 那是因为没有教给他们用自己文明中现行的智力规范来组织和构建新知识。如果在这方面作些努力, 结果就令人吃惊地改善。”^[11]这段话从另一个角度揭示了多元文化与教育的关系, 也应该引起人们的深思。

(四) 教育的道德性

法国的公民道德教育始于大革命, 迄今已有200多年的历史, 有自己鲜明的特色。小学主要涉及社区行政、选举制度、共和国标志等基本内容, 甚至包含交通规则。在初中, 它和历史、地理、经济结合为一门课, 探讨人与社会(含经济)的关系; 高中开始涉及政治生活、宪法、世界政治与经济等内容。但是, 需要注意的是, 法国明文规定了教育的“中立性”, 把意识形态和世界观方面的引导责任交给了家长, 学校不得干涉; 而家庭和社会与学校教育的脱节以及对道德教育的忽视, 使一张白纸面对五彩斑斓的社会, 毫无或具有很少鉴别及预防能力的青少年可能受到许多不良影响; 尤其是“自由”被推向极致, 引起个人主义膨胀, 与集体的关系淡漠, 甚至影响到“平等”与“博爱”这两项与之并列的政治与社会生活基本原则, 使该教育中有关“共同生活”的内容显得苍白无力, 收效甚微。在这种情况下, 虽然社会各界有识之士多次呼吁, 教育系统也进行了不少“改革”, 但都没有从根本上改变整体局面, 甚至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每况愈下, 以我为核心、不关心他人甚至反社会

的心态极为普遍。一个青年可以对一个个体的人彬彬有礼,谦恭礼让,但同时也会在公共场合旁若无人地在墙壁上大肆涂鸦,甚至以破坏公共环境与设施为乐。

另外,文化的边缘化和青少年的边缘化又互为因果,恶性循环,致使犯罪活动增加。本世纪初,法国的犯罪率已由半个世纪前的千分之十三上升到六十三,外籍人更是在所有项目上都超过了千分之七十,大城市及其郊区犯罪率又明显高于全国的平均数,巴黎和马赛地区分别以千分之八十七和八十六高居榜首。^[12]在这种情况下,暴力必然影响到学校,成为家常便饭。据对1.7万名中学生的调查,有半数学生遭受过辱骂,四分之一的男生和八分之一的女生挨过打。^[13]

总之,法国此次骚乱的原因是复杂的,根源是长期的,说它是有文化与种族背景的社会问题可能比较贴切。至于趋势,已经出现了三个有意义的信号:据法国《欧洲时报》11月18日转引的伊普索斯民意调查所的报告,政府中的强硬派代表、下届总统的有力竞争者萨尔科齐的支持率提高近11%,位居第一,说明全社会对暴力普遍不满,期望安定;在全国趋于稳定的形势下,法国东南部大城市格勒诺布尔于11月下旬又发生了类似巴黎的骚乱,但未发现与前者有密切联系;法国总统和政府要员都表示要更多关注弱势群体,体现社会的公正和公平。可以这样说,问题将继续存在,还会以种种不同的形式表现出来,但政府和社会也将

给予更多关注,避免形成更大规模的动乱。法国的几个事件和几个月前英国发生的情况说明,不管是简单地表面保留多元文化,还是将这些文化一概加以同化,都不能彻底解决一些带有根本性的社会问题,实现真正的公平与公正,导致社会稳定。这不仅应该引起作为主要移民目的地的发达国家的反思,也应该引起将会出现移民问题,包括国内城乡间移民问题国家的警惕,还应该引起存在着社会不公和差别的所有国家的关注。值得称赞的是,以上引用的法国学者并没有当事者迷,他们的分析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要是能解决问题,以子之矛攻子之盾也没有什么不好,人们最担心的是社会动荡成为政客们捞取资本的筹码。

参考文献:

- [1][12] 本部分数据皆引自 Dominique et Michèle le Frémy: Quid 2002, Robert Laffont, p. 613, 800.
- [2][3][4] P.布尔迪约、J.-C.帕斯隆.继承人[M]. 邢克超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2. 5, 2, 17-18, 2, 31.
- [5][6] M. Cacouault, F. Ouevrad: Sociologie de l'éducation, Editions La Découverte, 2001, p.44-45, 6, 68.
- [7][8][9] C. Sabatier, P. Dasen: Culture, Développement et éducation, L'Hamattan, 2001, p. 319-320, 8, 325-327, 8, 337-338.
- [10] 《中国教育报》, 2005-11-18.
- [11] Claude Lévi-Strauss: Le regard éloigné, Plon, 1983, p. 360.
- [13] [法]《世界报》, 2005年3月26日 Martine Larouche 文章.

Social, Educational or Racial Problem?

——Brief Analysis of Urban Disturbance in France in 2005

XING Ke-chao

Abstract The violent disturbance started in Paris and then spread to other provinces in France in 2005 has deep historical reasons and social background. Most of the people involved in the disturbance were young people from disadvantaged immigrant families. In France immigrants are sometimes included in the category of "oreigners" in a broad sense, which takes about one tenth of the French population. They must not be ignored. The educational policy and process in France fails to reflect the nature of equality, non-utility and pluralism. The important reason for the antisocial psycho and actions of the disadvantaged young people, especially young immigrants, is that the moral education for citizens is not very effective.

Key words city disturbance in France; immigrants; education

本文责编:李敏谊